客窗閒話

客窗閒話卷八

臨官吳熾昌薌厈著

湯文正

蘇郡社會，由於金閶暮春之際，舉國若狂。其會首紳耆，咸集神廟，公議分坊斂貲，置辦彩衣，務極鮮豔，搬演故事，則翻新出奇，爭奢鬬富。即如壽星之袍，以珍珠滿綴壽字，百遶之；繫以徑尺翡翠盤，盛金葉火齊珠；鍾進士送妹，以二尺餘之白玉瓶，內插珊瑚枝，上

站雲擁美人隨小兒執綉蓋此之謂擡閣一座之價使人不能估測不僅以金玉鐲結闌干而已如是者數十座又有所謂肩閣兜子彩龍馬道等類不計其數以是故遠近來觀者千萬人凡臨街之樓招集婦女皆憑欄俯瞰粉白黛綠迷眩一時故少壯之徒爭賭目力百十成羣隨會來往評定美人今年以某處某人爲狀元必覆之四五日衆議僉同則探其父母夫家皆有許從之意時有趙五官者年十七八已訂

婚孫姓在錢局作影是日隨衆縱觀知衆所定之元係及笄女訪之卽孫姓趙五官之未婚妻也五官意亂神迷惟欲速娶爲快第歲俸十餘千錢不敷養母何以爲婚與母謀之母告以父在日有錢會應得一百餘千或可敷用但須搖鬮未能操必得之權五官憶及大五聖堂其神甚靈有求必應至搖會之日以香燭往告云如得會完娶之後夫婦偕來叩謝祝畢赴會舉骰擲之得三十六點如願而歸遣媒訂期納

余迎娶花燭之下婦果艷麗傾城五官不禁狂喜惟新婦似憎夫貌陋然亦無詞三朝後具牲禮同婦往酬五聖而回婦已卸粧矣至晚忽又盛飾端坐五官入房婦正色拒之曰我非汝家人矣五聖將迎我爲夫人法駕將臨汝其速退勿干神怒也五官疑其有瘋疾即出延醫醫至而婦已僵異香滿室遙聞音樂之聲五官大慟殯殮後以神奪民婦訟於邑宰官斥其誣妄不准奔告於府太守視其人神色悲忿始納

其祠五官祛虎邱門上有某瞎子者名董一時爲之

封戍駭曰異哉汝欲與神訟耶訟果勝今瞽子時聽

審勿遠離也五官欣然歸寓是時湯文正公撫江南

正直之聲震於遐邇神亦畏之暗隨五官來郊太守

已收呈狀貧夜入藩庫緣庫內有三金寶係守藏之

物五聖盜之穿庫樓而出神光燭天巡守者皆誤爲

火起鳴鉦高呼方伯親臨吏役俱集開庫撿點惟金

寶三不知所之矣五聖以寶入撫院內宅示夢於夫

人曰予為吳江之五聖神被頑民妄控於府求爲庇佑願以金寳爲餽乃擲之於粧臺夫人聞震聲而甦則金寳三枚儼在焉命婢女請文正入語以異事言未畢而門外傳點聲請公昇座文正出則兩司百官咸聚方伯以失寳事告文正笑曰盜易得勿張惶也問首府曰非有人控神奪民婦者乎以其詞來太守曰有之飭從者取到立傳趨五官文正面鞫之得實歸寳於庫具獄牒正一真人府請遜之真人覆文曰

神雖不正婦亦淫邪悞其夫而悅神貌致啟姦圖孽由自作然陰陽道隔雖和同強申苧聖神之號遣發幽都長爲餓鬼以正其罪可也文正命地方官撲五聖像居民爭毀之今改爲總宦堂矣

科場五則

吳生浙之携李人儒而兼賈不預科場久矣是年夢其父祖催令入闈生自知此道荒疎無可僥幸之處爾之勿論嗣又夢父祖厲色督責之曰汝若不去場

中缺一字廉矣是爲違天違天不祥必有後禍生者
逝其無文何遇父矣日易耳今科頭題爲鄉人皆好之
一節本家蘭陔先生有此文汝入闈時訪而錄之可
也生始欣然溫故入闈訪問蘭陔先生所在夭吳肅
陔者時文中之名手也其門下從學之徒數百人登
科甲入詞林者甚衆惟先生落筆高古屢困場屋時
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生訪得之致其景仰
之意曰聞先生筆下有鄉人皆好之一節題文爲士林

傳誦小子與先生居隔百里未出覿面今日尚閒務求賜教蘭陔見其殷勤難卻遂出與觀生曰容小子攜回號舍細細揣摹可乎蘭陔頷之生歡喜捧去未幾蘭陔亦往生號內答之見其在卷上揮毫疾書訝曰尚未出題何得有文生笑曰小子讀先生文不忍釋手恭繕試卷以誌欽佩即文不對題不過被黜而已亦所甘心蘭陔曰我累足下矣奈何奈何遂別去迨揭曉者告之一時傳作新聞是夜試題出果對蘭

陔不勝悔恨曰得意之作既被人錄去諒天意終身
不得售矣遂信筆一揮交卷而出二三場爲門人著
勸讀書是科竟中蘭陔以舊作入見座主曰門生薦
首徵名闈中之作聊以塞責不堪爲多士寓目請覽
此次易之座主曰可雖然此文若在場中未必中式
蓋闈卷如走馬看花氣機流走者易於動目此文非
反復數過不知其佳處試官有此閒情乎故無益也
蘭陔悟隨有續虛一隅之選先是吳生鍾不作第一

人想整頓衣冠頂備筵燕恩作新孝廉之樂若登天
然歸過重陽榜發而好音竟絕覓得題名錄觀之
蘭陔高提矣怨恨之極怒其父祖曰何爲誑騙子孫
耶欲毀木主夜復夢父祖來怒責之曰不肖子無知
此中自有天命汝若不抄截蘭陔之文彼必自錄文
不得中式矣生曰彼之中與不中與我何干耶父曰
闈中飯食皆出粥項卽爲天祿非生時註籍豈易得
哉汝命中尚有一次不完總不得安靜也生悟次科

彷入闈其友曰前此得極妙文章尚不入彀今何爲耶生曰公等皆掄元奪魁手我自來領欽賜飯食以了公案耳

北闈大學士某公典試題爲回也聞一以知十一句所取文內有用易經天一地二及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等語不慊士心好事者撰新戲云玉帝巡狩忽見怨氣上中阻僊問於太白星官奏曰此時人間鄉試士子有不才而遇才而不遇者不安義命故有此怨

毒之氣致干取㩦帝曰鄉試取上俱有定額本屬善法若二教中仙佛漫無定數致有弄法欺人眺妖作怪之弊朕甚慮之亦將仿照人間舉行鄉試可乎太白曰善哉善哉不可緩矣爰命文昌歷舉文理優長之神仙以充試官如儒童菩薩文殊菩薩及地下修文郎輩皆命往洞天福地紛紛去矣惟玉京尚無典試者帝問太白星官太白曰此處應位尊爵顯者爲之乃舉齊天大聖孫悟空帝曰尊矣顯矣奈其不通

文星乎太白曰天下試官未必盡通況猴子最靈慕
命之後自能設法延請高明相助何無處矣爰召悟
空命之示試不得推辭悟空不敢違命大文星官請
友爲助文昌曰我宮內天聾地啞二童頗教人事遣
去矣焉有餘人悟空退退已純陽係大唐進士必通
文理往商之呂祖曰我已奉命典不琅環福地何暇
相助無已或訪知命之士以命取人亦不爲屈悟空
往訪鬼谷先生行抵比天門與玄天上帝晤間知去

意上帝笑曰若須知命者不必遠求我座下龜靈聖母爲賞鑒第一能手悟空悅乃召聖母見之曰蠢然一物請入闈中未免不雅聖母曰我之法身能大能小能現能隱請縮爲金錢竊藏於大聖袖中則入皆不覺及閱文時我知其命應中式者以我爻卦表在大聖前顯之大聖取之無誤也悟空從之故是科多取八卦者處爲皇上所聞罰試官俸而停用泛詞者三科會試

江右石貢生有三子皆業儒長爲廩膳生次爲增廣生其三應童試十餘年不售長爲老童生矣其父厭惡之謫在廚房司爨故燒火三相公之名噪於戚里值開科年長次二子肩列優等將屆入闈父命三相公同往省垣供奔走之役三相公欣然應命入見其妻嗚咽悲泣三相公叩其故妻曰二伯入也汝亦入也何二伯者座上客汝爲竈下養耶已屬無恥今欲爲送考之下走爲汝妻者何顏立於妯娌間耶三相

公曰我豈樂爲父命難違耳妻曰我何敢教汝違父命汝若有志亦得進塲我與有榮施矣三相公曰童生焉得與大試奈我命何妻曰汝此去必謁丈人是爲方伯管庫之吏捐納省監係屬專司我有金珠在汝以質與丈人納一監生亦可覩光闈屋矣三相公欣然從之備役兒赴會垣謁妻父納監訖歸謂父曰丈人强與兒監欲兒就試也父曰遺才不取或貼出播棄否汝何言對丈人耶及録遺公然附取得隨兩

兄入闈因三相公食量甚宏其父爲之備紹酒金蹄
燒鴨薰鴉之類滿足一挑三相公領卷入號舍見其
左右鄰皆武林秀士三相公慷慨食之鄰士皆悅是
夜題來譬如爲山四句至次日之下午三相公仍大
烹以延鄰士皆議論各人作法三相公默然鄰士叩
其故三相公實告以初次觀光遇大題敷衍難成奈
何鄰士笑曰若欲完篇何难之有十三經中不乏山
字話頭莫管義理填砌成文則洋洋數千言尚引用

不完也三相公亦實告以腹內空虛之故鄭士爺為寫書且教以連用之法三相公大悟揮灑自如千言立就試畢其長次二兒皆錄文呈父父乃舉酒闔文恬吟密詠推為必售之作三相公亦技癢以其稿恭呈父前其父拍案大呼曰浮泛至此亦可以見人乎不知愧恥至汝極矣其兄碎其文喝令速退毋觸父怒也三相公抱頭鼠竄而泣是科主試者非鄧奇郎帥怪此二公者生性偏僻好為詭異十五日例設掄

元讌隔簾相敘內則正副二主試帶同十八房考官外則監臨中丞相率提調各官合宴此夜公請主試宣明題義應取何等文字以定元魁大主試笑曰文無定法惟眞山眞水者市此戲言也中丞不覺失聲要笑衆官和之鬨堂一粲大主試怒拂袖而起曰我欲云云誰敢爾爾竟罷宴入內衆官不歡而散皆私議特覓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幸有三相公之文在一房官得之笑不可遏衆官聞聲趨視曰有此不通

主試即有此不通舉子可謂千古奇遇衆曰何不薦之此房官曰無乃過譴衆曰我等分薦如何皆首肯於是十八官相率呈堂曰職等自奉命後在九千六百餘卷中僅搜求得真山真永者一本用敢公呈電鑒大主試閱之明知衆官譏已拍案而起曰如此典博之文不合掄元耶舉筆於墳書之處各各圈之標宗第一名衆官面面相覷不敢作聲辛副主試聞聲而來持此卷且謔且笑謂大主試曰博則博矣無

乃稍涉浮泛乎大主試曰此元我定項閣下無爭敓榜後我自掛彈章聽皇上處分可也咸知其固執之性崛强難挽皆無言而退三相公居然發解矣是科召公率其三十移寓西湖之麓至龍虎日高會親友開讌以候捷音各出文互相讚誦三相公舉盌擎盤往來應酬或索其文閱復爲父兄訴許或怒曰呆魔入場何至不堪如此携三相公手踏月湖堤以銷不之氣値報捷者飛輿而來問之有召姓三相公募

曰我兒中矣女八擁至炙前衆稱非常之喜先索報賞不與名條閱視召曰我大兒合中久矣今發已遲不足奇也衆曰否召曰然則我次兒正應中式衆亦曰否召曰否則誤矣豈有燒火三枏公得中舉人耶衆曰然召曰果有之已屬萬幸不過副車好則榜尾耳衆曰請定賞例自觀名條可知也召曰副車十金正榜倍之衆曰元魁如何召曰魁則五十元可百金決無此理衆使書券訖攫其百金一紙而與之報條公

然第一名歎曰文風之變遷至於此極今而後不敢
復論文矣
有朱解元者妙一日時人呼為朱瞎子亦曰朱半仙
時文中之能手也名槼一時其未發解之前一科偕
友赴試八月初七日夜夢見二青衣相邀入一殿廷
有冕旒王者降階相迎曰聞先生文名藉甚今有兩
浙闈墨請先生為之潤飾朱唯唯延入後殿案設羅
以卷送閱王者命置筆硯於几而退朱見一元作格法

高超惟稍有未圓融處爲之易數字已盡善矣王者復來謂朱曰先生且停筆曩今科解元文未尙好爰置該縣城隍神來奏此生近有姦人室女事陰德有虧應削其籍予已追取下科解元文到請先生正之朱閱其文曰此必童子之作質地雖佳功夫未到何以冠多士王者曰且讓就文整頓資格所限不能易他人也朱爲之刪削鍛作老境筆路以呈王者王者許可命[illegible]神飛傳與之然後次第閱竟亦大費經營

癸王者大悅曰先生再後科之元也今以閱卷功拔
爲下科元缺以酬勞瘁至所黜之元係山陰某生爲
其鄉友辛未破敗然而神目如電已爲所司執奏先
生歸去訪其人勸之改過將來倘可登科也至新解
元誠如先生所云係新進童孚其叔兄皆爲詞林仁
和人祖功宗德甚厚子孫科第未有艾也然此子拔
早一科陰律應減陽壽五年先生亦爲之勸勉俾纏
其祖武不但壽可免減祿且更增矣遂命書吏備撰

朱回寓而夢覺已高臥三日其僕守之見朱忽醒曰何病耶頭場將畢自誤功名奈何朱曰倦耳無病遣僕往接其友錄出兩元作俟友同出門訪見山陰莊及仁和章子告以神語以文爲證皆惶悚受教朱歸視親友之文一一讀破題即知其中第幾名有隹文曰惜哉不售其傷陰騭耶初不之信後皆不爽遂有半仙之稱

吾鄉有劉君者應童試不售去而習申韓業公然爲

暮丁卯歲朝夢迎天榜伊名列第一不覺技癢復理故業納監入闈頭場犯規被貼居然第一此鬼神揶揄之耶抑若吳生之命有天祿耶必居一於此矣

卜者梁翁

浙昌張端林父爲雲南尉卒於任端林迎父櫬歸道由湖廣米價甚廉以宦囊所有糴八百石舟運入孫江値大風望舸多處收泊至一村落四面皆河客舟環泊中有一大家高其閈閎厚其牆垣門前停舟賣

翁端林登岸散步偶入酒肆沽飲獨酌聞人議論卜者咸翁知人過去未來事言休咎其應如響端林就客問之始知即大宅內之人遇異傳以大六壬著名問卜無須開口即知所事因此起家巨萬近以年老每日只賣十二課須黎明至其家與掛號者清錢百文課金一兩得列簿內則得卦遲則掛號不及即不得預人爭趨之有不遠千里而來候教者故門前舟常滿也端林亦起意問卜次日賫銀錢入其家門房

內設櫃掌櫃者係其親戚收儀登號及端林去十二
數已滿强之增添則曰非翁自主不敢者加也乃持
傳邀十二客入內端林隨入觀之登堂入室室中鋪
設精雅有老翁年近八旬帶四品冠據案上坐前設
牙籌一筒兩旁設四小几各具筆硯其徒四人侍焉
書畢前後坐椅環列客入翁起讓坐客各就位堂
入開傳唱號曰第一號某客請抽籌客抽送翁翁
觀籌指指謂其徒曰某客得某時因某事問課主何

吉凶徒縣筆照錄所斷皆合來意無一爽者十二課
次第畢客亦陸續退出端林目注神凝忘其進退翁
忽謂曰達客不及入號老朽合送一課以盡地主之
誼足下姓張從滇南來耶端林曰然何以知之翁曰
足下坐於離宮正時屬午度值張星我故知之今日
乙卯三傳申酉戌爲日之財官値貴神虎常主夫白
虎凶神同官爻爲有官之尊屬冊中合有爻権戌爲
地獄生前曾爲司獄之官太常爲米麥附酉金而兼

運茹嵩滯有稻米兩金重四其八百石乎寅用立浦貸星動矣明日寅時轉西北風大順末傳爲地足與卯作合應十二月之卯日到籍其米不但不得價且顆粒全無緣財入玄武耗散之手盡化爲三傳之鬼矣足下其慎之端林得課同舟果於五鼓得順風揚帆而進於臘月二十六日巳卯抵邑之王家橋攺歲之際無服安甆泊舟處有姊夫陸某米客也借其關地權厝父柩因思米運入家宗族强借可虞不如遥

姊家以寄於棧端林春毋同城度歲歲朝往賀姊
[illegible]門闔而入其姊對之號泣曰爾姊夫爵客貸千餘
金上年爾所寄之米被客強起去姊夫無以對爾今
不知遁於何處端林憶及梁翁之課慨然曰數日前
定果無可逃姊毋憂急柰在至親米價不必計論矣
我爲尋訪姊夫歸家可也

小王子

江左徐君知醫道開設藥肆爲業問[illegible]者河[illegible]柳成

行有美蔭一丐者小艇恒泊於下有二婦操異音置

與其夫盪槳行乞盛暑之際忽聞二婦大放悲聲徙

往視之丐已奄奄氣存一息發惻隱心謂其婦曰爾

夫當是痧症我取藥來或可救也遂與諸酥花[illegible]薑

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門叩首謝活命恩自此

放舟一去不復反矣歷十餘年徐積得百數金與親

友合本渡海赴關東販豆遇颶風飄入大洋舟子不

能爲力砍桅去帆任其播揚不知幾日夜亦不知幾

千百里遇島觸礁而舟碎財物俱沉所幸人無傷損聚哭於沙嶼而已此島內係大鎮市朝鮮所轄有瞭望者見舟破人存咸來問訊備錄名单飛報所司僉小王子巡邏聞報見单親臨點驗查可者細審其行業曰先生門前舊柳尚存乎徐不知所以謹以實對王子乃命司官以諸客就養於館舍厚給其餼廩曰過便送還天朝可也命備法駕肅徐登輦王自乘驂前導白旄黃鉞禁尉傳呼行人跪道徐怦怦然如夢

如癡聽之而已越兩月及大城百官郊迎添鹵簿易鑾輿稱蹕而入城中三市六街人烟輻湊至宮門王子挽徐手升殿交拜分賓主西東對坐傳命後宮宣妃主夫人見客乃有彩娥貴嬪翼二天人出法衣象服佩玉鳴璫向徐盈盈再拜徐答拜不迭長跪於地曰小人何德何能敢受我王殊禮請明以告我以慰異數王子亦跽告曰先生忘十年前棚陰下小艇中之病丐乎卽寡人也我國法凡貴者得異症必遣蹈

三年以伸懺悔寡人二十餘歲時忽得眩疾發則眩暈即死過日而蘇前王命太史占之須乞丐中華滄海之醫必有奇遇疾以痊也乃指二妃曰寡人帶渠行乞得遇先生以仙丹救治寡人自此疾愈逮今十餘年不復發矣昔年王父崩寡人接位國服甫滿尚未朝貢請封故國人猶以小王子稱寡人耳今天幸先生來此俾寡人有以報德先生欲貴乎富乎欲貴則特設賓師之位以尊先生欲富則珍寶貨財惟先

生命徐曰小人遠方醫士無奇才異能敢妄玷賓師以遠官謗無已本爲運豆而來請假以資本送之關東則感戴無旣矣王子笑曰關青豆不及小邦者不意中華貴重至此異日請先生觀我倉貯何如乃開大酥畢館徐於天使行宮命大臣之善華言者陪侍娛之以本國雜樂王子曰往朝之居數月徐思家欲歸辭留數四不得已王子命開大倉請往觀豆則一顆之大約重四五分果勝於關數倍徐欲乞王子

東翁以購載海船數十艘奉徐與諸客以王大鄰送之歸國徐貨豆得十餘萬金改藥肆爲質庫矣

或曰惜哉徐君不取珍寶而惓惓於豆觚屑曰偉哉徐君不貪珍寶而僅僅以豆不失我中華體統其亦儈中之豪傑耶

姚蘇府

臺逆之亂制軍已飛章入告集多官議勦守計連月未決忽有嚴旨下値制軍筵讌時也客皆退避制軍

接讀之間目定口呆神魂失據頹乎坐上矣僕智遑急奔告公子公子來先捧諭旨與慕友姚先生閱之駭曰殆矣上意切責其怠緩限十日內平定爲今之計惟有刻即進兵以副廟謨公子曰父病垂危焉能進勦姚曰我與尊公賓主相投久而無間今日之事[illegible][illegible]不出身贊襄佐將尊公擡送大堂我當代爲發令公子不得已從之乃命文武員弁俱集轅門聽令鳴炮升堂運坐擡制軍於煖閣垂其簾慕君避風然

姚服從者衣冠以令箭出入傳諭先命水師五衛戰艦命水軍總戎為先行五鼓放洋直取鹿耳門左軍從左右軍從右張兩翼以助先行中軍擐甲執械齊集海門以候本督部征進命藩司速運軍需並揀選文職之可以參贊軍謀者隨後軍聽用移請中丞督率泉道府縣保守城垣以備非常是時文自制軍以下畏葸不前武自千把以上爭欲先戰以致內外惶惑茲聞制軍忽然振作且號令井井有條軍弁莫不

躍從事令畢撻制軍入內以安神尤與薑湯灌之
熱見妻子環伺失聲悲泣曰吾命休矣公子以姚
先生所爲告之益駭曰如此則屍骨不得存矣請姚
先生商之姚曰此事無可再議者不進則聖怒莫測
難保身家進則雖死猶榮況生還可必乎制軍趨之
躍然而興曰先生之言勝於良藥吾無病矣惟有求
先生偕渡重洋始終其事姚曰諾兵貴神速請即啟
行挽制軍手而出文武官并舉以生輿至海門前軍

已發兩翼猶留訊其故繇艤不進姚傳制軍令於海口曰有能以商舟濟我師者予五品官有舟子來話投之立給水師守備劄於是募舟爭集五鼓畢登揚帆衝浪而前海神呵護一晝夜直抵一門攻其無備前軍已入兩翼從之制軍統全師進圍臺城出逆意外賊黨擄掠未回皆散漫村落間守禦單弱姚與制軍巡督見城係竹木爲之伏兩翼於後道夜使前軍縱火聲喊缺後道以逸之賊出遇伏一鼓成擒招

降餘黨分派內地不旬日而全臺俱平飛騎報捷帝

大悅召制軍入覲曰朕觀爾猷猶昔此舉何其奮

勇必有能干贊之者制軍不敢隱高八姚慕友之事

特旨召見欲予一官姚頓首曰草莽之臣敢因聖訓

而自居功且贊襄助順卽所以報効朝廷與有官等

耳敢辭帝嘉其剛直錫以四品卿銜命丞永鎮閩督幕

府

新斤曰才如姚君方不愧爲大幕之賓不然屬肩者

流犮齋書史之頭目殘獲之首繫荊烏足道哉

周封翁

劉之周老人八旬外樵於山而得寶藏娶賣漿者女生二子此見於記載久矣更有異者其長子日有真光察人錯錯生子煌少年入詞林故其父皆以封翁尊之有楚人某進士與煌同年也人本傲儻貌亦魁梧與煌友善因歸班候選急欲自効謀捐分發奈稔周氏多財與煌借銀兩干煌曰我祖年屆百有二十我

將含假上壽兄其偕我回籍與父商之諒無不慨允也歸告乃翁翁出見客款接殷勤入室謂煌曰如數與銀還否聽之但此後務宜踈遠以防後患某得鏹援例分發江南旋補巨邑專丁備禮賫銀付還致書感謝並達思慕之忱翁使記室答之以司總加名庫給使者盤費囑告乃主以翁父子俱未能作書因滋故也不久某以贓敗身戮是時甫定寄頓者罪例宦室被誣往往有之是以究其家人詞連周氏煌時在

紀止以與某雖係同年向無音信往來爲辯上命檢
查無據有櫟不問又程老實者質庫中之立櫃夥也
其庭主以浮蕩敗欲舉十萬金之貸本願以八折速
售程彷對人嗟嘆曰焉得八萬金則先發加二財矣
或聞之曰周氏以數百萬擁債汝往貸八萬金有何
難哉程信以爲然乃假夥伴衣冠往周宅請見封翁
翁見之詢其來意翁笑曰八萬金似非容易姑緩圖
之程自覺囧赧蹐告退翁送之出値暗沉欲雨蒼

去翁囘而雨漸大翁思山路難行程已年高恐其失
跌使家人追之去逾時而客始還翁招詢家人云客
出門遇雨在樹林下去其衣履包裹而行小人追問
復在大門內重着衣冠方入是以遲遲翁乃問程曰
足下衣冠另有之乎抑假於人乎請以實告程忸怩
曰借諸同縣數人湊合者翁曰善今天雨泥濘勿損
人之物姑止一宿明日我與足下偕往城中撿點藏
庫再商行止可耳程唯唯次日翁果與程車馬僕從

而去庫中人見之深訝其事翁厯内外撿閱一過謂程曰足下之言不謬竟與八萬金接續且平分餘貲使之司總程感激圖報克儉克勤是以歲久之利駿他處爲優或問於翁曰其進士品格貌相人人所願交者而翁必欲絕之後果敗幾被其累程掌櫃貿然而來人人所譏誚者而翁毅然從之至今深得其力是何道也翁曰道在目前人自不察耳某身爲進士入仕有途何必欲速其貪可知矣貪以敗官古之訓

也程掌櫃假人衣履尚知保惜愛護矧且萬貫財物乎故知其受託不苟也

陜邑官親

西域之變大將軍福公奉命進剿統領巴圖魯及吉林健旅聲勢赫奕所過州縣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不一傳檄至陜邑陜既清苦官亦疲憊聞前途才辦之員每有失誤心切恐惶日惟涕泣而已其官親某向司徵比默默無聞今見其戚官將敗矣不忍坐視

乃謂之曰庫中有二三百金乎令曰有之不敷所用自既有之尚可爲也盡以予我不問出入或者無碍前程乎大令無可如何之際姑以聽之時值盛暑炎炎幾至流金爍石宮覲乃與工房相度館舍極其簡陋柴古舊紙以表糊之字畫皆用舊物其椅桌以濺核桃仁葉作烏木色以人家用舊之藤竹蓆片裹綫一色按其大小形像製爲引枕靠墊藍緞爲邊以致現襍楊花代綵費之其簾幕用深綠色緞數折爲緣

其天棚自村口直接至上房長有里許因借買多蓆僅敷一層恐透暑氣加以鹽包雜松毛蓋之其陳設則山中購小松栢栽數百盆夾道而列所有茉莉滋夜來香之屬及在其後只覺芬馥而不見形影公館後及左右牆外三面環列水桶以竹截作噴筒伕貫夫數百人各持一筒吸水向上細細噴之俾屋上棚間不乾不濕溼潤而已西瓜為汁以絹濾之稍攙冰熬薄荷水相和其涼沁腹茶用蘭芽雪瑞本係北產

氣香味厚色亦清烈用沙甌烹熟坐於水筒以取溫
和鋪陳甫畢大將軍至矣令出遠迎將軍田般日之
下而來與入村口已覺陰凉至公館內兩旁松栢蔭
森更覺沉靜而樓臺無結彩照燈耀目增光之物悉
地一爽食其餅酥滑清香不覺大樂曰天仙界
水晶宮不是過矣不意僻陋小邑竟有是耶可見人
以才能爲貴也及進西瓜湯飲關雲茶莫名其妙與
從官入曰此係尖站並非住宿之所然我自出都以

來日夜不得偃息詎肯舍此清淨地而就火焰山耶汝等彈壓兵役前往宿站只須留數人伺應我五鼓啟程來也傳令入曰我食不甘味睡不貼席者久矣賢大令造此福地我今夜宿此已分外撓攪毋多備酒席毋合賞從人銀錢有強索者即告我處置汝以長才屈於十邑上司之過也我當保奏令叩首謝出及進酒席則雪鴈水參滷鴨糟雞之類只覺香鮮酣口無一毫肥膩氣味亦大醉飽樂甚以二千金與令

人借其勢反起馬令來道謝門送將軍賞賚不絕而去此令果膺保薦仕至憲司皆一官親力也

或曰才能之士湮沒無聞惜乎藹厓曰此其分焉者耳古來救君王於毒危轉覆敗於俄頃而史不列其姓名若如趙之斷疑卒金之兩書生功高不賞是以名沒不彰其怨憫於九原即抑或不屑不潔如遺逸甚之特隱其名耶東坡云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由此觀之是亦與書生固不屑為公卿也

同胞三鼎甲

明季之亂流賊縱橫千內幾無完邑有某翁者鄉居而且富好行善事平日造橋修路舍藥施棺無不踴躍從事及饑饉之年助賑外獨贍其鄉鄰者非一次故遐邇稱善人莫不欽敬雖流賊之暴戕官刼庫亦不忍犯翁家時有草寇中之偽大將軍擄掠婦女千餘人與其俘樂忽奉偽王調取進兵偽將不能携帶婦女賊將商令於存翁家因其閒房寬大而有餘贍

也翁不敢辭受而舍之給與飲食賊去後夜聞婦女悲慟聲翁不忍欲縱之入問婦女有所歸否衆皆曰願死於道路不願生爲賊妻也翁各給銀米夜使遠颺已遣僕盡收牲畜骨殖散布各屋內縱火焚之囑鄰里勿洩未幾賊歸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賊見灰燼場上焦骨殘骸無算信之不久

翌年即直隸定大難人民復業翁家三子皆讀書入泮其大郞娶王氏女舊族也得時文真傳能決科第

于歸後索其夫窗課閱之曰郎君筆下迢迢元著惜法脈未清詞華雜湊師之過也妾爲郎君一點竄富入彀矣大郎心悅誠服錄示法家僉曰數日不見學業驟長至此其入生花之夢耶於是二郎三郎偕娘氏能各以文呈教王夫人曰兩叔皆天才也雖不及乃兄元氣混淪然偏師先濟皆科甲中人耳亦盡心指導三郎甚穎悟數月間卓然入妙旋中式連捷南宮探花及第欲於中門懸扁額王夫人阻之曰是

不能越分應俟兩兄命懸於門右衆皆竊笑之然不
敢不從二郎奮志苦功逾年亦登榜眼及第王夫人
命懸匾於門左是時大郎猶諸生也對其妻泣曰吾
弟皆飛騰而去我恐沒世無聞矣王夫人笑曰偏無
然濟其勿言之郎君毋灰厥志龍頭屬老成自古云
然後不飛飛衝自當超兩弟而上之是科僅登榜尾
又越三年果狀元及第泥金報至戚里無不佩服夫
人者翁大悅謂之曰是皆兒婦之功也今尚有[illegible]

未婚我欲得一傳臚婿則盡善盡美矣王夫人因文
筆之發與不發婦能決之兩叔鼎甲亦偶然耳何能
預定傳臚耶雖然姑請試之職閒交會凡邑中之彥
童未婚者皆延之勿論貧富三復而得一生甚寒畯
翁贅之於家使王夫人督課之果傳臚及第翁自爲
門聯曰一婿傳臚今世有三兒鼎甲古來無
薌岸曰幼時聞我父我兄言之鑿鑿久而忘其姓氏
姑俟俟補○書曰作善降祥天之定理第以一念獲

而決科如神遠邇男子似言者過矣孫不知翁之所活婦女千餘其精華萃於王氏一身英靈敏妙如握寶鑑如持玉尺自然大勝凡庸且冥冥中不果報之巧為善人勸其何疑耶